

当代中国妇女家庭地位 的比较研究及成因探析

刘启明

自70年代以来,妇女地位在人口转变中的作用,以及产生这种作用的机制在国际上引起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的兴趣。在国外学术界无论是从人口学、社会学、经济学角度解释妇女地位的理论观点,还是从宏观或微观上进行实例分析,都涌现出大量成果。然而目前中国对妇女地位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虽然已经出现少量理论分析成果,但是实证分析尚很缺乏。基于上述背景,本文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1991年在中国上海市、山东省、陕西省、广东省进行的“当代中国妇女地位调查”的原始数据,借鉴西方国家对妇女地位的有关界定,以“女性”为聚焦点,以“男性”为参照系,从不同层面、不同区域试图对中国妇女家庭地位作出实证研究,并在剖析决定中国妇女家庭地位的关键因素的基础上,提出相应对策。

一、妇女家庭地位的概念及其理论假设

妇女地位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可以划分为妇女的社会地位和妇女的家庭地位,两者相互制约,相互影响。妇女家庭地位是指女性在家中拥有和控制家庭资源的能力,以及在家庭中的威望和权力。妇女家庭地位相对于其社会地位而言是一个微观层次的概念。其主要特点有以下三点:(1)妇女的家庭地位是相对其家庭内的其他成员特别是其丈夫而言的相对概念;(2)妇女的家庭地位是一个多元的概念,主要包括女性在家庭中的资源占有、威望和权力;(3)妇女家庭地位的概念同时处于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双重空间内,因此其地位的高低与其社会地位有着密切的联系。本文对中国妇女家庭地位

的研究基于下面三点假设:

(一)女性在家庭中对资源占有程度(财产、收入等)越高,其家庭地位越高。

(二)女性在家庭中对自我和其他家庭成员的决策权越高,其家庭地位越高。

(三)女性在家庭生活中对重要事情(如购物、就业、培训、职业晋升、家庭时间分配等)的决策权越高,其家庭地位越高。

本文从以上定义和假设出发,将分别探讨农村和城市地区男女两性家庭地位的差异、决定女性家庭地位的各种因素,以期为政府有关部门提供决策依据。

二、数据准备及其研究方法

本文在分析中所用的数据全部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1991年“当代中国妇女地位调查”数据库;在反映中国妇女家庭地位时,所选用的全部指标的设计均取自当代中国妇女地位调查问卷。即在城市地区选用了6项指标,农村地区选用5项指标。由于妇女在家庭成员中的威望问题调查没有涉及,故没有选入。女性用于照顾孩子、做家务等所花费的时间,虽然是衡量妇女家庭地位的一个方面,但很难做出女性用于家务劳动的时间越长,其地位越低的假设。真正反映女性家庭地位的指标应该是女性在家庭中和男性相比自由支配时间的程度。因此家务劳动时间的指标亦未选入。表1给出了指标含义及其问卷中的具体问题。

本文对每项指标的测定方法是根据前面的假设,把每个人的回答划分为1~5个标度,其地位由低到高。由于各个标度的量纲一致,重要程度相近,且相互独立,因此妇

表1 妇女家庭地位指标及其内涵

| 指 标 | 问卷中问题形式 |
|----------------|---|
| 收入管理权(DS1) | 家庭收入的管理方式 |
| 收入支配权(DS2) | 花多少钱时需要和家人商量 |
| 消费决策权(DS3) | 家庭消费品是由谁提出购买和决定的 |
| 对子女前途的发言权(DS4) | 在孩子的升学、选择工作和选对象方面更注重听取谁的意见 |
| 生育决策权(DS5) | 在妻子何时或是否怀孕、生育问题上主要按谁的意愿行事 |
| 自我意愿决定权(DS6)① | 在一些有利于个人发展问题上(如培训)与丈夫(妻子)意见冲突时,能否按自己的意愿决定 |

注: ①该指标只针对城市地区。

女家庭地位的总体水平也就是1~6个指标的标度和。

标度的建立为下面的多元回归分析奠定了基础。

三、妇女家庭地位的比较研究

妇女家庭地位的比较主要分为三个层

次,即城乡之间的比较,不同地区的比较及其男女之间的比较。通过这三方面的比较研究,使我们对中国妇女家庭地位的特征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一) 男女家庭地位的城乡分布特征

在分析女性家庭地位的时候,有必要先搞清两方面的问题:一是衡量女性家庭地位的各项指标的相关性如何;二是每项指标在选定的1~5个标度中样本的分布如何。

在我们对城乡各项指标作出相关矩阵后,发现农村地区指标之间的密切程度要高于城市。农村地区除生育决策权外,其它5项指标有微弱的相关性。而在城市地区指标之间的相关程度进一步减弱,但仍可把6项指标粗分为两组,即生育决策权和消费决策权为一组,其它指标为另一组。通过指标的相关性分析,我们可以认为,由于指标之间的相对独立性,对女性家庭地位的分析既要分析其总体家庭地位,又要分析在不同指标下的地位水平。

在分析完指标之间的相关性之后,有必要分析每项衡量妇女家庭地位的指标在1~5个地位等级中的分布情况(见表2)。

表2 中国四省市妇女家庭地位分布频数

| 指 标 | 城 市 | | | | | 农 村 | | | | |
|----------------|---------------|----------------|----------------|----------------|----------------|---------------|---------------|----------------|----------------|---------------|
| | 1 | 2 | 3 | 4 | 5 | 1 | 2 | 3 | 4 | 5 |
| 收入管理权(DS1) | 0.4 (11) | 4.6 (138) | 72.2 (2172) | 7.9 (239) | 8.5 (257) | — | 10.1 (234) | 80.2 (1851) | 1.6 (37) | 8.1 (187) |
| 收入支配权(DS2) | 9.2 (278) | 33.6 (1012) | 32.5 (978) | 7.1 (213) | 17.5 (528) | 17.8 (412) | 40.1 (925) | 21.6 (499) | 3.6 (82) | 16.9 (391) |
| 消费决策权(DS3) | 30.3 (913) | 11.6 (348) | 43.0 (1295) | 3.3 (99) | 10.4 (312) | 1.1 (26) | 0.7 (17) | 12.0 (278) | 77.9 (1799) | 8.2 (189) |
| 对子女前途的发言权(DS4) | 1.5 (46) | 1.3 (37) | 10.6 (320) | 31.5 (947) | 6.7 (203) | 5.7 (131) | 12.1 (278) | 6.3 (145) | 65.5 (1513) | 10.5 (243) |
| 生育决策权(DS5) | 3.2 (95) | 2.3 (68) | 0.4 (13) | 80.5 (2421) | 13.7 (411) | 4.6 (106) | 2.6 (59) | 1.1 (26) | 84.5 (1950) | 7.3 (168) |
| 自我意愿决定权(DS6) | 3.2 (96) | 59.2 (1781) | — | — | 37.6 (1130) | — | — | — | — | — |

注: ①样本未加权,括号内为样本个数,DS6只限城市地区;

②1~5为衡量妇女家庭地位的5个标度,地位由低到高;

③DSI在农村地区只分为2~5个标度,DS6在城市地区只分为1,2,5个标度。

从表2可以看出农村和城市地区各类指标的分布相差较大。其中生育决策权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都很集中,80%以上的女性分布在第4类标度上。这种现象说明生育决策权在中国目前的计划生育政策影响下具有极大的趋同性,即不论女性在个体水平上的差异如何,该项权力的拥有程度近乎相同。除了生育决策权以外,其它指标如收入管理权在农村和城市的分布、消费决策权在农村的分布均表现出偏态分布的特征。

(二) 男女家庭地位的地区比较及其特征分析

女性家庭地位的差异不仅取决于女性个体水平上的差异,同时也受制于所在地区的发展水平和总体特征。我们在表3和表4中计算出了上海、山东、陕西、广东四省、市分城乡的6项家庭地位指标的男女比较值。其中数字越大,说明拥有该项地位的水平越高。从这四个省、市的选取来看,上海市、广东省为沿海发达地区,这两个省、市除了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外,作为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特区,其社区文化也是一种开放的现代模式。山东省和陕西省其社区文化则是传统的模式。通过对这四省市的比较分析,我们把

表3 中国四省市城市地区按性别划分的六类家庭地位指标对比(省内加权) (%)

| 指 标 | 上 海 市 | | | 山 东 省 | | | 陕 西 省 | | | 广 东 省 | | |
|----------------|---------------|---------------|-------|---------------|---------------|------|---------------|---------------|-------|---------------|---------------|-------|
| | 女性 | 男性 | 男女差 | 女性 | 男性 | 男女差 | 女性 | 男性 | 男女差 | 女性 | 男性 | 男女差 |
| 收入管理权(DS1) | 93.7 (626) | 75.3 (510) | -18.4 | 95.4 (631) | 89.4 (612) | -6.0 | 93.9 (198) | 76.7 (178) | -17.1 | 95.7 (631) | 84.0 (577) | -11.6 |
| 收入支配权(DS2) | 55.5 (373) | 57.9 (390) | 2.4 | 44.0 (296) | 44.2 (298) | 0.2 | 44.3 (98) | 43.9 (97) | 0.6 | 83.2 (560) | 85.7 (576) | 2.5 |
| 消费决策权(DS3) | 70.2 (472) | 82.8 (557) | 12.6 | 66.6 (446) | 78.1 (528) | 11.6 | 56.7 (125) | 72.2 (160) | 15.6 | 62.1 (417) | 77.0 (519) | 14.9 |
| 对子女前途的发言权(DS4) | 76.9 (516) | 85.9 (580) | 9.0 | 69.5 (446) | 87.3 (615) | 17.8 | 67.0 (150) | 85.5 (187) | 18.5 | 82.4 (549) | 92.7 (630) | 10.3 |
| 生育决策权(DS5) | 95.0 (640) | 87.7 (589) | -7.3 | 94.9 (638) | 88.1 (593) | -6.8 | 93.2 (207) | 81.3 (180) | -12.0 | 93.2 (627) | 88.0 (592) | -5.2 |
| 自我意愿决定权(DS6) | 95.4 (322) | 96.5 (346) | 1.1 | 89.4 (247) | 94.1 (315) | 4.7 | 88.9 (81) | 92.5 (95) | 3.6 | 93.0 (178) | 96.0 (248) | 3.0 |

注: ①表内数字为拥有权力百分比,即本人独立支配和与其配偶共同支配该项权力的百分比之和。

②括号内为样本加权数,单位为千人。

表4 中国四省市农村地区按性别划分的五类家庭地位指标对比(省内加权) (%)

| 指 标 | 上 海 市 | | | 山 东 省 | | | 陕 西 省 | | | 广 东 省 | | |
|-----------|----------------|-----------------|------|-----------------|----------------|------|-----------------|-----------------|-------|----------------|-----------------|------|
| | 女性 | 男性 | 男女差 | 女性 | 男性 | 男女差 | 女性 | 男性 | 男女差 | 女性 | 男性 | 男女差 |
| 收入管理权 | 95.7 (630) | 93.7 (618) | -2.0 | 92.2 (4026) | 94.4 (4209) | 2.2 | 84.8 (1767) | 91.4 (2092) | 6.6 | 89.2 (2519) | 95.34 (2768) | 6.1 |
| 收入支配权 | 52.5 (346) | 63.0 (415) | 10.5 | 14.5 (638) | 28.8 (1275) | 14.3 | 17.54 (366) | 44.81 (1024) | 27.27 | 73.8 (2084) | 85.1 (2469) | 11.3 |
| 消费决策权 | 88.8 (586) | 91.5 (601.4) | 2.7 | 88.0 (3869) | 90.5 (4011) | 2.5 | 76.2 (1588) | 86.5 (1981) | 10.3 | 82.1 (2311) | 84.5 (2457) | 2.4 |
| 对子女前途的发言权 | 77.31 (512) | 81.4 (533) | 4.1 | 87.3 (3568) | 94.1 (4460) | 6.8 | 86.5 (1886) | 93.3 (2045) | 6.8 | 90.8 (2559) | 94.8 (2758) | 4.0 |
| 生育决策权 | 96.5 (635) | 93.2 (615) | -3.3 | 90.52 (3983) | 91.8 (4064) | 1.3 | 81.34 (1700) | 83.41 (1905) | 2.07 | 95.0 (2684) | 95.0 (2758) | 0.0 |

注: 同表3。

中国妇女家庭地位的特征归纳如下:

1. 就女性单方面而言,在这四个地区中上海市、广东省高于山东省和陕西省。即中国妇女家庭地位的总体水平是经济发达地区高于经济相对不发达地区。

2. 就男女两性家庭权力的比较而言,总体水平的特征表现为男性的地位高于女性;男女两性的差距农村高于城市,山东、陕西地区高于上海、广东地区,即中国不同地区的女性家庭地位的差异大致与经济发达的梯度及区域开放程度相吻合。

3. 从反映妇女家庭地位的指标差异性看,女性在家庭中拥有更多的是责任而非权力,多项指标均表现出这一规律。在中国城市地区女性的收入管理权和生育决策权高于男性,并且在四个省市中没有表现出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而递减的趋势。与其它指标相比,这两项指标的男女差异十分明显。在城市地区除收入管理权和生育决策权以外的其它指标,均为男性高于女性,其中,最明显的指标是消费决策权。

在中国农村地区,除上海地区农村情况和城市有些类似外,其它地区各项指标全部表现为男性高于或等于女性,但在收入管理权和生育决策权这两项指标上男女差距最小;在收入支配权上男女差距最大。从农村地区的分析中还可以看出,经济较发达的农村地区各项指标的差异和城市地区有着相似的规律,经济发展水平越低的地区(如陕西省),其各项指标的男女差异越大。

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进一步剖析女性在家庭地位中高于男性的两项指标。在中国恩格尔指数很高的收入水准下,家庭的大部分收入用于生活开支,因此作为家务劳动主体的妇女较多地拥有该项权力,实际上反映的是一种责任,这种假设用消费决策权的计算结果可以进一步证实。女性在与男性相比拥有较高的收入管理权的同时,却没有相应的消费支配权。关于生育决策权这项指标,

我认为在中国现行计划生育政策下,男女两性对生育决策已由性别选择替代了数量选择,在这种背景下,女性拥有较高的生育决策权,或多或少是因为女性作为生育的主体所致。

四、城乡妇女家庭地位的多因素分析

前面主要论述了妇女家庭地位的总体特征及其区域差异,但是什么因素影响着妇女的家庭地位,这种影响的强度如何呢?下面将使用带有虚拟变量的多元回归解决这个问题。带有虚拟变量的多元回归的作用相当于多维分组,可以在控制其它因素作用的情况下,观察某个因素对女性家庭地位的净影响,并可以对不同因素作用的大小进行比较。

(一) 变量与模型

我们在对众多变量的筛选中,认为以下5组变量是决定妇女家庭地位的关键。

1. 女性的社会地位。女性的社会地位越高,其在社会的威望就越高,其自身的优越感也会越强,这种优越感很可能会带入家庭,使其家庭地位提高。从另一角度分析,社会地位较高的女性其配偶的社会地位一般也较高,这种类型的夫妇传统观念一般较少,在家庭中共同参与劳动和决策的可能性较大。决定女性社会地位的关键指标是受教育水平和就业层次。

2. 女性的经济收入。女性经济收入的提高会使其在家庭中的行为发生变化。经济收入会部分替代家务劳动,从而减少女性在家庭中的劳动强度。较高的经济收入也有助于提高女性在家庭成员中的威望。

3. 区域(社区)文化。不同地区的观念差异、文化背景和开放程度是决定男女两性地位是否平等的关键因素。在一个具有非传统行为规范的社区内,男女两性的平等意识将得到加强。本文根据区域文化的趋同与差异将四个省市分为两类,即上海市、广东省为一类,陕西省、山东省为另一类。

4. 家庭结构。家庭结构对女性家庭地

位的影响可以从年龄结构和家庭类型两方面去分析。从年龄结构分析,不同年龄的女性在家庭中的发言权是存在较大差异的。从家庭类型看,核心家庭中的男性容易进入家庭角色,复合家庭中的男性容易受到长辈的传统观念的影响,女性也容易受传统的分工模式的影响。在家庭中孩子的数量及其性别构成亦有可能对妇女的家庭地位产生影响。本文所选变量为家庭规模及孩子数量。

5. 夫妻感情。夫妻感情是独立于其它各种影响因素的变量。夫妻感情好的家庭,男女双方共同参与家务劳动和家庭决策的可能性很大。该变量尚未找到较合适的指标度量,故在多元回归分析中没有引入。

本文多因素分析所用的因变量是在个体水平上反映妇女家庭地位水平各项指标的标度,以及反映总体家庭地位的各项指标的标度和,即妇女家庭地位的综合水平。为了在同样年龄的情况下进行比较,须使年龄作为自变量加入模型,起控制作用。同时引入方程的间距测度等级的变量,还有女性的月收入、家庭规模和孩子数量。模型中的其它自变量均为虚拟变量,分别代表妇女的受教育程度、职业类型和地区变量(开放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这些虚拟变量是根据城市和农村进行不同的分组,将分组的变量作为原始变量,对其再编码转换而来的。每个包含C个类别的原始变量,被转换为一组C-1个虚拟变量,未被转换的一个类别作为比较的基准,即参照类。对于教育程度、职业类型和地区变量,我们选择的参照系数分别是:文盲妇女、从事不便分类的职业妇女和开放程度及经济发展程度较低的地区。使用上述变量,我们分城乡对衡量妇女家庭地位的各项指标建立了15个多元回归方程。其模型结构如下:

$$Y = a_0 + \sum a_k X_k + e$$

其中, Y为因变量,即妇女家庭地位; a_0 为常数项; a_k 为第k个自变量的回归系数; X_k

为第K个自变量; e为残差项。

(二) 城乡妇女不同家庭权力的决定因素及其综合分析

为了反映各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大小,我们分别计算每个自变量的标准回归系数(见表5、表6)。

标准化回归系数可以揭示出自变量之间对Y的相对影响,因而其绝对值的大小可以反映出各自所属自变量对于因变量作用的大小。标准化回归系数的符号反映了该变量对因变量Y的影响方向(正相关或负相关)。

根据表5和表6的计算结果,我们得出的结论是:

在中国城市地区妇女家庭地位的总体水平主要取决于不同地区的开放程度、发展水平和女性本人的经济收入;总体水平和孩子数量有微弱的负相关。在城市地区女性的收入管理权除了地区变量外,主要和女性的年龄有关,即年龄越大的妇女收入管理权力越大。与收入管理权相对应的另一项指标是收入支配权,该指标除了和地区变量明显相关以外,年龄对收入支配权的影响出现和收入管理权相反的趋势,即年龄越大,对收入的支配权反而越小。决定收入支配权的另一关键因素是妇女本人的收入水平。从对子女的发言权看,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家庭规模、收入和年龄,三者均为正相关,在自我意愿决定权方面只有年龄有一定的相关性。

在城市地区与我们选择变量所做的假设不相符的是:女性的教育水平和职业类型与其家庭地位的各项指标均无明显的相关关系。即城市女性的社会地位与其家庭地位并无明显的关系。这一结论,有待其它类似调查资料的进一步证明。我认为这一现象或许是由于城市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和职业等级差异性很小所造成的。

从中国农村看,女性家庭地位的决定因素主要是地区变量、女性经济收入、孩子数量和高中以上的文化程度。与城市地区不同

表5

中国四省市城市妇女家庭地位多因素回归的标准回归系数

| 变 量 | 收入管理(DS1) | 收入支配(DS2) | 子女前途(DS4) | 自我意愿(DS6) | 总体地位 |
|-----------------|---------------------|----------------------|---------------------|---------------------|---------------------|
| 收 入 | -0.0086 | 0.1535 ^① | 0.0490 ^① | -0.0190 | 0.0857 ^① |
| 年 龄 | 0.1475 ^① | -0.0971 ^① | 0.0095 ^① | 0.0900 ^① | 0.0307 |
| 教育程度 | | | | | |
| 小 学 | -0.0080 | -0.0059 | -0.0579 | 0.0110 | -0.0720 |
| 初 中 | 0.0614 | -0.0547 | 0.0013 | 0.0466 | -0.0040 |
| 高中和中专 | 0.0409 | 0.0074 | 0.0252 | 0.0562 | 0.0424 |
| 大专以上 | 0.0156 | -0.0244 | -0.0036 | 0.0645 | 0.0306 |
| 职 业 | | | | | |
| 各类专业技术人员 | -0.1827 | 0.0898 | 0.1394 | 0.1358 | 0.0963 |
| 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 | -0.1108 | 0.0232 | 0.0714 | 0.0821 | 0.0413 |
| 商业和服务人员 | -0.145 | 0.0791 | 0.0421 | 0.0437 | 0.0655 |
| 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 -0.2024 | 0.0967 | 0.1515 | 0.1371 | 0.1200 |
| 生产工人、运输工人和有关人员 | -0.2295 | 0.1452 | 0.1164 | 0.0718 | 0.0872 |
| 家庭规模 | -0.0259 | 0.0441 | 0.1017 ^① | 0.0149 | 0.0213 |
| 地区变量 | 0.0759 ^① | 0.2635 ^① | 0.0090 | -0.0144 | 0.1120 ^① |
| 孩子数量 | -0.0357 | 0.1103 | -0.1142 | -0.0630 | -0.0416 |

① 代表该变量在0.05水平上显著相关,消费决策权(DS3)和生育意愿决定权(DS6)在0.001水平上相关不显著略去。

表6

中国四省市农村妇女家庭地位多因素回归的标准回归系数

| 变 量 | 收入管理(DS1) | 收入支配(DS2) | 子女前途(DS4) | 生育意愿(DS6) | 总体地位 |
|------|----------------------|---------------------|----------------------|---------------------|---------------------|
| 收 入 | 0.0456 ^① | 0.1469 ^① | -0.0219 | 0.0378 ^① | 0.1023 ^① |
| 年 龄 | 0.0219 | 0.0090 | 0.0045 | -0.0162 | 0.0143 |
| 教育程度 | | | | | |
| 小 学 | 0.0030 | 0.0182 | -0.0282 | -0.0221 | -0.0036 |
| 初 中 | -0.0059 | 0.0228 | -0.0628 ^① | 0.0153 | -0.0117 |
| 高中以上 | 0.0056 | 0.1019 ^① | 0.0467 ^① | 0.0193 | 0.0867 ^① |
| 家庭规模 | -0.0543 ^① | 0.0136 | -0.0132 | -0.0337 | -0.0514 |
| 孩子数量 | -0.0216 | 0.0952 ^① | 0.0836 ^① | 0.0114 | 0.1047 ^① |
| 地区变量 | 0.0268 | 0.3972 ^① | -0.1350 ^① | 0.1442 ^① | 0.2554 ^① |

注: ①代表该变量在0.05水平上显著相关,消费决策权(DS3)在0.001水平上相关不显著略去。

的是孩子数量对女性的家庭地位是一种正相关,可以看出孩子的价值在农村地区要高于城市。从文化程度上看,提高中等教育的水平对提高妇女地位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从各自变量的相关程度上看,和城市地区相同

的是地区变量和女性月收入对大部分指标都有较明显的正相关。和城市地区不同的是年龄对各指标相关性均不显著,而孩子数量对女性的收入支配权和子女前途决定权有明显

(下转第51页)

二缺陷没有考虑迁移的成本，这正是本文要加以改进的。

以下主要从迁移成本与效益两个方面，根据美国学者舒尔兹（Theodore W. Schultz）迁移成本效益理论和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适合中国国情的成本——效益模型。前文已述迁移成本包括三个部分，在中国，非现金成本即找工作和迁移过程中所减少的损失几乎为零，因为一般迁移者都是在确定迁入地已有接收单位或谋生之法后才动身。此外心理成本也可以忽略不计。所以在中国迁移成本中仅包括迁移后在衣、食、住、行等生活方面多支付的成本和由于迁移过程中支付的交通成本。所以迁移成本可表示为：

$$C_{iy} = (y \text{地居民平均消费水平} - i \text{地居民平均消费水平}) + i \text{地到} y \text{地的旅费} \quad (7)$$

进一步的比较效益值指标为：

$$m_{iy} = (B_y - B_i) / 45 - C_{iy} \quad (8)$$

（8）式中的 $B_y - B_i$ 表示两地效益值的差，或者说是 y 地与 i 地人均终身收入的差，由于成本是年度的数据，故将 $B_y - B_i$ 除以45以后表示平均年度（一岁）的效益值差。

根据省际实际资料可以计算效益矩阵、成本矩阵和成本——效益差额矩阵，具体形式都是（30×30）阶对角阵，对角线元素均为零。

从（8）式计算的成本——效益差额矩阵可以清楚地看出省际迁移的流向。成本效益矩阵中的数值有正有负，正值说明 i 地迁入 y 地后将获得比原来高的效益，且该效益已剔除了成本的净额，表示 i 地到 y 地净迁移为正，且迁入多于迁出；负值表示 i 地的效益剔除成本后高于 y 地的效益，不值得迁移，并且一定是 i 地到 y 地的净迁移为负，即迁入少于迁出。总之， m_{iy} 值越大，迁移的人数愈多， m_{iy} 值越小，迁移人数越少。

主要参考资料：

廖正宏：《人口迁移》，台湾三民书局印行。

（本文责任编辑：朱 萍）

（作者工作单位：西安统计学院）

（上接第6页）

的相关性，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对女性的子女前途决定权也有明显的影响。

综上所述，提高一个地区的整体经济水平和开放程度，特别是提高女性的经济收入，是提高女性家庭地位的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

- 〔1〕Karen Oppenheim Mason and Yu-Hsia Lu (1988), Attitudes Toward Women's Familial Roles: Change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77—1985, Gender Society, Volume 2, Number 1, 39—57.
- 〔2〕Karen Oppenheim Mason (1986), The Status of Women: Conceptual and Methodological Is-

sue, in Demographic Studies, Social Forces, Volume 1, Number 2, 284—298

- 〔3〕Caldwell, J.C. (1976), Fertility and the household economy in Nigeri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Family Studies, 7, 2 (Summer), 193—253

- 〔4〕Hayes, R.O. (1975), Female genital mutilation, fertility control, women's roles and the patrilineage in modern Sudan: a functional analysis, American Ethnologist, 2, 4

（本文责任编辑：朱 犁）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